

金

石

萃

編

金石錄卷一百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印七 王昶撰

唐 七十四

勅內住宅使牒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八分二寸  
五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學元祕塔碑陰

勅內住宅使牒

萬年縣澁川鄉陳村安國寺金經 口壹所計估價錢

壹伯叁拾捌貫伍伯壹 口文

舍叁拾玖間 雜樹其肆拾玖根 地壹口畝玖分

庄居東道并茱萸 西李林和 南龍道 北至道

膝前件庄准 勅出賣勘案內 口正詞狀請買價錢  
准數納訖其庄口 巡交割分付仍怙買人知任便  
爲主 口要有廻改一任貨賣者奉 使判 口者  
准判膝知任爲憑據者故膝

判官內僕局承彭 口

副使內府局令賜緋口口劉行宣

使兼鴻臚禮賓等使特進知口口田紹宗

其價錢并人門悉是僧正言衣口 出並不忤同學門  
徒親情等事其正詞卽 口俗名從大中三年四月

一日創造堂內

口德壹拾叁事并綵畫兩壁及塼

座

口綵赤白兼上安鷄尾修贖經藏等

口陸

伯貫文內壹伯貫文外施餘並口

自出又修塔及

碑堂北院塼堦隔口

等計當錢貳伯貫文並是僧

正言口

又院內祖婆父并同學等口

壹所

大中五年正月十五日承襲

記

同學淨真 同學常益

正信

俗弟子李自遷 高行

方

右牒題云敕內莊宅使牒按萬年爲京兆府畿縣長  
安志萬年有洪固龍首少陵白鹿薄陵東陵苑東七

鄉而無澹川鄉安國寺在皇城外朱雀街東第一坊  
爲睿宗藩邸舊宅景雲元年立爲寺以所封安國爲  
名原屬萬年治內此牒係安國寺僧正言出價承買  
後列俗弟子姓名若今之市券也當時十六宅各有  
莊地以內官主之所謂莊宅使也

金石錄補

右勅內莊宅使牒一通牒尾列街者曰判官內僕局  
丞彭口曰副使內府局令賜緋口口口行宣曰使兼  
鴻臚禮賓等使特進知口口口田紹宗攷唐書百官  
志內府局令正八品下內僕局丞正九品下皆屬內  
侍省而內莊宅使之名則百官志無之蓋唐自中葉

以後內侍用事所設曹局繇多史家不能悉載宋史  
職官志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  
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效而  
事任不同王旦然宋以如京莊宅爲武臣敘遷之街  
與唐制又異矣牒後述僧正言出錢勅造堂內綵畫  
兩壁修贖經藏諸事凡九行大中五年正月十五日  
記金石文字記以爲六年四月者誤也此文刻于大  
達法師塔碑之陰正言卽大達之弟子也塔銘柳書  
行世而碑陰推拓者少予近始購得之

潘研堂金石交跋尾

按文云不忤同學忤音干說文長箋云忤有廷進

之意故从干此與說文訓極也之義別新唐書萬壽公主傳無忤時事正與此同後人直作干字矣碑稱同從師出家者爲同學俗家爲俗弟子皆始見此碑至院內祖婆父其稱謂不可曉長安志滻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碑稱滻川鄉陳村此鄉必以滻水所經得名長安志已不載此鄉則當在唐時四十五鄉之內舉制府長安志注歷引諸碑所載古鄉名村名而不及此亦可以廣所未備也

比邱尼正言疏

石橫廣四尺八寸六分高一尺六寸十八行  
行十二字正書與前勅牒同刻元秘塔碑陰

比丘尼正言疏

正言自小入道謬烈緇倫陪行伍今緣身嬰風疾恐僧  
務多有故用悞用三寶 聖言所有罪障不敢覆持消  
滅有少許覲利充衆僧外請將自出錢買得廢安所在  
萬年縣漣川鄉并先庄并院內家具什物兼庄內若外  
若輕若重並囑授

內供奉報聖寺三教談論首座

荅

製賜紫大德兼當寺主有手下弟子李自遷並  
付庄悉是自出錢物買得盡不忤諸同學等事並皆無



分今 法師爲主一捨永捨生死經維和上老宿大德  
徒明謹疏

大中六年四月廿五日疾病比丘正言疏

公

宏

法遷

正信

直歲賀遷

按此與勅牒連類而及牒是官頒者此疏是正言  
自立者爲永捨寺中之憑據李自遷俗家也不曰  
俗弟子而曰手下弟子當是皈依正言者文云少

許勰利勰音視廣韻與噉同噉施也玉篇勰錢也  
皆與此勰利同義碑書謬烈緇倫烈當作列

杜順和尚行記

碑高四尺四寸七分廣二尺八寸二分二十一  
行行二十七二十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花巖寺杜順和尚行記

鄉貢進士杜殷撰

朝議郎試左武衛長史上柱國董景仁書

釋垂範忍辱爲戒空寂爲體求而非真智而可識不遠  
□□□之□□□□□雪山 我佛當其論道裏裏白

馬金字闕于

巨唐粵以有京兆人者堯之苗裔士

雩 國南門外村里簪口繼口口飭躬馨香內外逮  
三千餘祀俄扇雩西方之盛降茲 吾師師口口口邁  
人表未登十歲緩集同年生陟一基而以敷足巋然旋  
吐大乘口口口口口瞻善男子善女人無間大小奔而  
趨而虔心諦聽一演而仰衆闕道口口口舞之忘親愛  
而自聳復次口機運巧指事成績洞然些有祥瑞連縈  
口口口力砭砭其異不一寔可繁詞弱冠 師之兄有  
軍旅之患欲赴跪而啓父方母兮厥而賡去允斯所命  
被甲鎧江汪執戈慷慨逼至魚麗勝而多捷卓尔哉出  
羣隱而靡究慈惠霑濡一師之卒渠百結 師補綴烏

渠有各酷笞刑 師受笞焉負薪爇火汲水燃之渠盟

濯 師之躬焉渠倭烽火遊外 師之當焉昔 魏禪

師師主也異曰倍口之日臨流未濟杖之功登嶺有去

虎之妙扶貧來婦人有一子求之口口疎擲口口口中

而復見胡旬反乃是宿根深債歷縣側因睹咬獵化菴口

口盛與口口口士交會因勵承勵而息心歸依 師之

門人動意尋五臺靈境欲覺口菩薩給五銖道糧乃失

師事今有秦人王元順承家穆穆文武潤身在世有

濟拔之惠效 丰懷歲寒之心殷 師之裔孫也已履

儒迹心口口岸每航儒典之暇劇趣真心 師之聖寔

非翰墨之能飭大中六年口月二十四日記

鐫玉冊官邵建初刻字 院主僧談口

此唐碣也字頗可收乃其文義晦澁破碎全不成說  
使此和尚空有行記之石千年在世與草木同腐則  
何益矣乃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使再不得此字更

消滅久矣

墨林  
快事

按神僧傳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碑云京兆人與  
傳合僧冠以姓與裴大智碑相似而朱長文碑帖考  
又有華嚴寺法順大師碑許康佐書此碑今在長安

縣開佛寺中

金石  
錄補

王圻續文獻通考法順姓杜氏萬年人爲隋文帝所  
重月給俸供之有病者對之危坐少卽愈生而聾者  
與言卽聰啞者與語卽能言狂顛者使人領往向之  
禪定少選卽拜謝而去又嘗臨溪侍者懼不可濟順  
率同涉水卽斷流其神迹類如此太宗素敬之嘗引  
入宮禁妃主戚里諸貴奉之如天佛集華嚴法界觀  
門弟子智嚴尊者傳其教

關中金  
石記

碑記杜順云京兆人堯之苗裔生于國之南門外村  
後又序師代兄從軍及爲兄補甲受笞負薪爨火諸  
苦行若忘身以濟于衆者又稱擲于急流中而復見

見字旁註胡旬反惟孔紆墓誌銘出將字旁注去聲

他金石刻所希聞

授堂金石跋

按杜順和尚者姓杜名法順唐初時人故撰記之  
杜殷是其裔孫也記稱京兆人者堯之苗裔通志  
氏族略杜氏亦曰唐杜氏帝堯之後爲陶唐氏裔  
孫成王遷唐氏于杜是爲杜伯今永興長安縣南  
十里有下杜有杜伯冢在焉碑書于作雩字書未  
有以雩爲于者此殆意爲增加猶乎字之加虍作  
虍也生陟一基當是一基

石高廣俱一尺二寸八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至十八字不等正書在滎澤縣

唐姚婆墓誌

范陽盧鄩幼女姚婆年八歲生而穎悟髫而秀妙纔能  
言而知孝道纔能行而服規繩纔能誦而諷女儀纔能  
持而秉鍼組動有理致婉而聽順衣服飲食生知禮讓  
先意承志不學而能常期長成必有操行芳譽流于親  
戚之間何啻玉樹先秋薜華早落敏而不壽痛可言耶  
以大中六年十月二日壬子薨州官舍以明年七月十  
三日葬于鄭州滎澤縣廣武原祔 井祖贈給事中  
府君之 松楸莫真實之內魂而知歸以其封樹不



廣懼年代未遠而丘壟夷平聊刊片石以敘其年月與事實莫千載之後不至湮沉耳唐大中七年七月十三日  
前檢校禮部員外郎盧鄴記

右盧鄴幼女姚婆墓誌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下殤女子於法可以無誌然韓退之爲女挈銘贖世莫以爲非者父之于子不忍其遽湮沒而欲有所托以永其傳亦人之恒情乎噫自唐以來達官貴人豐碑大書不久而湮沒者何限而姚婆一弱女越千載後乃得傳姓名於士大夫之口事之有幸有

不幸若此者可勝道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 高元裕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廣四尺一寸三十三行行七十九字止書額題大唐故吏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渤海高公神道碑

二十字篆書在洛陽

大唐銀青光祿大夫口吏部尚書上柱國渤海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贈尚書右僕射

下

口口口口口口朝散大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上口口口口口開國口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口口口

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口口口口國公

食邑□□戶□□書

公諱□裕字景圭六代祖申國公諱士庶 皇朝□□

中尚書右僕射有仁儉之□□文□□□□□□□□

□□□□□□□□□□□□□□□□□□□□□□□□

□□□□以隱德起爲周文王師者号爲太公望始受封

於呂子孫世仕於齊□世孫公子□□孫□與管敬仲

俱爲齊上卿合□侯有功□□□□□□□□□□□□

廿七世孫洪後□□爲渤海太守回家焉高氏故者□

□□□□□□□□□□□□□□□□□□□□□□□□

齊侍中封清河王生敬德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王

申公□□□之令□□□□□□□□□□皇朝  
□州長□□□之行□□

曾祖諱□□州餘杭

令贈尚書戶部員外郎

大父諱懋秘書省著作

郎贈右□□大夫

皇考諱□太原少尹兼御史

中丞□□□□□□□□□□□□□之少子也幼而穎  
悟及長魁岸秀發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上第調補秘  
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荆南二鎮爲掌書記轉試協律  
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拜直御史轉右□□□□  
侍御史□□□□□豪舉□拜司勳員外郎轉吏部員  
外郎

公之佐山南西道也節度使崔公從以清

明藻鑒推重簪組洎

公抗揖上席雅望益洽及

登御史府好為拳拳事自荆涉□□□□□□□□

□□急宜居常權祿在樞府吏多□□□□□□條制爭□

□客□呵□導者必恐遽惟迫授以驛馬不敢問積習

為弊刺史不能治有道士趙歸真者長慶初用黃老秘

言得恩倖□□旁□□言□惟在驛□□□□自給時

公方徵入遇歸真於途連叱之謂曰汝妄人耳

天子置驛馬俾尔鼠輩疾驅耶且黃冠驛馳用何條

制願左右牽□之歸真沮撓不敢仰視□□□

□以□□□□歸真□□□聞者憚焉公

之爲柱國也當寶龜初

天子年少新卽位

事多決於內或望朝頗曠旬朔大臣罕得

調

公上疏指斥極言中外之以鎮

公之爲吏部郎也

公之爲吏部郎也

精簡峻肯徒戢若踐刀戟未竟南曹事會與銓長  
以公事爭短長剛憤不能下請急道除  
左司遷中書舍人  
公之爲諫議

也屬朝廷多故李訓鄭注貽禍亂欲先立威定

事公察其必變銳以勁其頭角章疏上

文宗知而不能及爲中書舍人逆注益用

事注初以藥道進至是□然以才望自居會注遷秩□  
□□□□□揚其□□□狀注方倚 恩白大恚  
不能堪遽出 公爲□州刺史注敗復入爲諫大

夫兼充

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

文宗重儒術尊奉講席

公發揮教化之本依經

傳納

上傾心焉□□□□□□□□□□

□爲□□□□護之授□

公□□通經文雅任職

而操劄□濟素重 朝廷

上復欲□之未

幾罷拜御史中丞兼金章紫綬之錫

公正色立

朝百吏震肅□暑□□□□□□□下□□僚吏率多

□□□辨體□不薦濟辦□倪甚威邪朋自遠班行相  
願聳動屏息議者以爲風憲振職自元和以來惟

公爲稱首進尚書右丞改京兆尹未幾授左散騎常  
侍遷兵部侍郎轉尚書左丞知吏部尚書銓事會

恭僖皇太后陵寢有日充禮儀使

公爲

左右轄也郎吏籍公岸谷之峻皆砥□□□事迎理  
及銓綜衡鏡之務扶奸與善如見肝膈猾吏□□□  
□□□勿又□□竄□記□爲防□□迷視聽 公

指摘□病是非立辨標爲成憲迄今慕焉不效一人九  
流式□尋改宣歙池□□□使兼□□□入拜吏



部尙書

□□□□□□□□□□□□□□□□

□□□□□□□□爲□□使□事遷檢校吏部尙書山

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

公友睦清約車服飲食比

寒士而□□吏□奉公□□汲汲如嗜慾居一室凝塵

積杌澹如也於宛陵□二郡理於漢南□八郡化率用

□□□□□□興利除害刊爲故實在漢南奏免□

內積年逋租七千八百餘萬貫節用而已公私□□百

姓□□之初

公自

侍講爲御史中丞

文宗久□□□□□內舉母兄少逸

上嘉納而遂其志少逸果能□二帝三王之業發明

□□

上益敬重□□者咸謂

公以

誠事君者也愛□不忘舉其親舉親不忘存其義眉壽

景福□□歸

公爲□州之五歲慨然有懸車之

念累章陳懇故復有□□□□之□卽日渡江將休于

□□行□志□大中四年夏六月廿日次于鄧無疾暴

薨于南陽縣之官舍享年七十六

上聞撫

机震悼廢

朝□日□□□□□□年十一月十日

歸葬于□南府□□縣□□之南原以李夫人合窆從

祔于

□府君之兆次□□公前娶隴西李□吉州刺

史宣之女也再娶京兆韋氏鄭國公孝寬七代孫□□

先考司徒府君□□在席□□  
□□國太夫人□氏陰教修備及 公貴□□□□  
□服□□□□哀榮之禮渥縟矣□子□一人曰璩李  
出也進士擢第試祕書省校書□文行□□□□□□  
記曰有大德者必得其祿其位其名其壽□ 公始  
終可謂全□□銘曰

烈山之□□□太古□□□□□□□□□□□□  
功錫姓申公嗣興□□佐命□□□赫□□秀令降□  
公生□□□□□爲□師□爲廿資□□□關  
□二□行茂□□□高終賈霜□迴□□□□□□□□

□□政嚴官□□競馳□我敦德義時□□□□□

□□□□□大羹□味□□□□□□□□□妄□□

□□□□<sup>關</sup>我堅豸□大方□□以□□□<sup>禁林</sup>

密侍講席陪升因經納誨承問□能輔道□□□□

<sup>關</sup>□□以□□□□□□□□□□□□□□□□□□

□□□□□□□□□□□□多□□□□□□□□

大中七年十月立蕭穎瑒柳公權正書篆額在洛陽

碑缺撰人名据金石錄書之篆額甚工而無人名碑

稱元裕曾祖迴大父彪皇考集銜名皆與宰相世系

表合惟世系表誤彪作彪劉昫唐書有高元裕傳亦

正作魑知碑是也碑載元裕官爵事實亦較史詳備  
云贈尙書右僕射劉昫書亦未及舉云歸葬于河南  
府伊闕縣白沙之南原今碑在縣南三官凹田間是  
其墓也

中州金石記

碑過漫漶書撰人名氏尤缺蝕惟字體類柳誠懸今  
土人猶指爲河東書也案此碑稱元裕命氏世居之  
始與宰相世系表合但元裕九世祖翻表載爲後魏  
侍御中散孝宣公碑作太尉錄尙書事翻生岳表載  
爲北齊太保清河昭武王碑作侍中清河王岳生勵  
表載字敬德隋泲州刺史樂安侯碑直云敬德不言

其名屬似亦以字行者而歷官則爲開府儀同三司  
改封樂安王又碑載蒲州長史已不見其名以表證  
之當爲峻於元裕爲高祖其下載廻杭州餘杭令贈  
尚書戶部員外郎彪秘書省著作郎贈右諫議大夫  
集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並與表相符其少有異者  
碑言著作郎表云佐郎父諱集表作焦字形之似偶  
涉誤也元裕所歷官碑自其初擢進士上第調補秘  
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荆南二鎮爲掌書記轉試協  
律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爲眞御史右補闕復  
爲侍御史擢拜司勳員外郎轉吏部員外郎又除左

司缺二 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又出爲缺州刺史復

入爲諫議大夫兼充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擢拜

御史中丞遷尙書右丞改京兆尹授左散騎常侍遷

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吏部尙書充禮儀使尋改宜徽

池觀察使入拜吏部尙書又遷檢校吏部尙書山南

缺道節度觀察等使蓋其詳如此而新書本傳惟云

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俄換侍御史內供奉擢諫

議大夫進中書舍人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

兼賓客進御史中丞擢尙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宜

欵觀察使入授吏部尙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于其

歷官蓋未悉書也

授堂金石賦

按元裕初名允中碑與兩唐書傳皆不載惟宰相世系表有之此碑敘先世有與他碑不同者首行諱字之下卽敘六代祖士廉下乃敘其受姓之始源于太公望下又敘六代祖以上諸世而後及于曾祖以下其特提六代祖于前不知何義也碑云六代祖申國公諱士廉舊唐書高儉傳云儉字士廉新傳云以字顯世系表則云宗儉字士廉與碑傳俱不同其封申國公惟舊傳有之乃貞觀十二年事新傳不載其官終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



下三品而碑不書特書尚書右僕射者新傳稱士

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此齊書清河王岳傳顯祖時岳兼尚書左僕射

隋書高勣傳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故碑亦特書之碑云太公望子

孫世仕于齊口世孫公子口口孫口與管敬仲俱

爲齊上卿世系表云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

高孫侯爲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侯

以王父字爲氏食采于盧謚曰敬仲是敬仲爲高

侯之謚非管仲字碑云管敬仲者說也碑云廿七

世孫洪後口口口爲渤海太守因家焉据世系表

洪之官渤海在後漢時也碑云後魏口口錄尚書

事生岳世系表云岳父翻字飛雀後魏侍御中散

孝宣公舊唐書高儉傳曾祖飛雀

似以後魏贈太

尉北齊書岳傳亦云父翻魏朝贈太尉皆不載其

官錄尚書事北齊書傳岳字洪略齊高祖從父弟

也武定六年除侍中太尉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

五年加太保

世系表亦有之

而碑略焉碑云岳生敬德開

府儀同三司改封口安王隋書高勣傳勣字敬德

齊太尉清河王岳子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

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

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高祖時累拜洮州刺史舊

唐書高儉傳云父勵字敬德與隋書之諱勳者不

同餘俱同隋傳

世系表亦同

碑蓋以字行而官亦從略

敬德之子卽士廉士廉第三子真行官左驍衛將

軍真行次子峻官殿中丞蒲州長史碑皆不書峻

之子迴餘杭令卽曾祖迴之子魁

世系表作彪

祕書省

著作郎

表作著作佐郎

卽大父魁之子集

表誤作焦

太原少尹

兼御史中丞卽皇考集生四子允恭少逸元裕允

誠碑云元裕爲集少子据表是第三子元裕之歷

官與事蹟兩傳舉其大槩不及此碑之詳其官山

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兩傳俱作山南東道其封

爵兩傳俱作渤海郡公碑文泐不見而標題則云  
渤海縣男爲不同其贈尙書右僕射標題有之文  
亦不見傳則惟新書有之舊從略也碑稱公之佐  
山南西道也節度使崔公從以清明藻鑒推重簪  
組洎公抗揖上席雅望益洽新書崔從傳憲宗朝  
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碑載道士趙歸真舉馳事  
兩書無攷其官中書舍人日鄭注以藥道進會注  
遷秩揚其狀注不能堪出公爲口州刺史舊書鄭  
注傳注始以藥術游長安本姓魚冒姓鄭氏時號  
魚鄭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大和八年九月注進

藥方一卷文宗召對賜錦綵九年八月遷工部尙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元裕草制詞在此時也元裕傳云草注制詞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送宗閣乃貶之出爲閩州刺史元裕兄少逸傳稱元裕爲中丞少逸爲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據碑則少逸之官侍講由于元裕之內舉碑所謂愛君不忘舉其親舉親不忘存其義者是也碑云公前娶隴西李氏吉州刺史宣之女李宣兩唐書無傳再娶京兆韋氏鄭國公孝寬七代孫周書傳韋叔裕字孝寬少以字行故

碑直作孝寬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與碑之作鄭國者異碑云子一人曰璩表但稱其相懿宗傳稱其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碑則云試祕書省校書郎

### 方山證明功德記

石高一尺八寸五分廣八尺七寸正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 修方山證明功德記

鄉貢進士牟璠撰

此山前面有石龕龕有石像從彌勒佛并侍衛菩薩至神獸等計九軀案寺記云唐初有一童兒名善子十歲

已下自相魏間來於此山捨身決求無上正真之理。口  
啓首。口四祀遂墮。未及半虛。五雲封之。西去其音樂。口  
口天風錯。口畢寺緇白無不瞻聽。乃鑿此山成龕。立像  
旌之曰證明功德暨平會昌五年毀去。佛。口天下大同  
凡有額寺五千餘所。蘭若三萬餘所。麗名僧尼廿六萬  
七百餘人。所奉駟除略無遺子。惟此龕佛像儼。口微有  
薰殘。大中五年奉。 旨許於舊蹤。再啓精舍。寺主僧

從惠聞於州縣。起立此寺。有杭州塩官縣人僧子儒俗  
姓董氏。不遠江湖訪尋名跡。至六年五月七日得度。既  
果前言。口口懇誠金采裝飭。方山證明功德兼。口口

神及師子各二隻口金采色手功價口口口五十貫文  
施主二百餘人口口一鑄姓名口口左其山龕在寺之  
良直上可四里下思人口井以口殿星端旁跡 滄溟  
有同蓬島口龕石口有泉不口來源從細竇泚口石盆  
口口口口口口而已玉液金漿莫得口其甘美口口香  
山口口質乎香爲子儒公明山巒之口口口固敬石之  
像長牢冀賢劫盡而同盡自口口外胡可傾移矣

大唐大中八年四月八日鑄記

以上凡二十七行後列  
施錢姓氏三十五行不

具錄

寺主僧泛惠大中五年奉

皇恩遠降許合



添飾舊基先度僧□□主持□月廿八日經長清縣陳  
狀四月十三日□□□□□□□□□□來□六月廿日□□  
□度獨□□□□□□□□□□祀□心□後□□北臨聖堂  
□是此等□□□□□□□□一景界夜至三更先見二僧  
一僧面西而立一僧面東而□□□□亡妣人身著□  
□□□□□□□□□□先□□□集隨□而□□  
□□□□去來□□有五□四□□赤□大袖□衣頭  
上冠笄□執笏中有一女身□□□□□□□□頭  
□雙鬟手中執□□老□□去□□□□□□餘□忽  
然不見明□□至齊州□□□此□祥瑞□□七月廿

八日呈上 刺使劉將軍遂喚入見問其由八月一日  
得度九月一日入□□□□□□□□□□□□□□□□  
□□侍□□官□□□□□□□□□□□□□□□□□□□□  
□□上聞 明勅所□□□宜依□

大中八年四月廿日記以上十六行在後段

長清王澄登 證明上寶珠元祐三年戊辰孟夏初  
八日

蘇永叔李行父庾祐之游文從左讀

永叔曾遊

潁水李顏子先廬山李憲秉夷丁巳二月十日同遊

齊幕仲績臣邑尉韓清彥同登焦伯祥後至丙子仲

春十四記

以上五段說  
刻唐記之上

案新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  
復僧尼爲民不言毀有額寺至五千餘所蘭若至三  
萬餘所驅僧尼至廿六萬七百餘人皆史略也大中  
五年奉旨許於舊蹤再啓精舍亦史所未及

山左金  
石志

下邳郡林夫人墓誌

石連額高三尺二寸廣二尺四寸餘二  
十六行行二十八字正書篆額在闕縣

有唐故下邳郡林氏夫人墓誌

井序

河南褚符接

夫人林氏其先下邳郡人也曾祖□皇任廣州參軍祖  
景□□任潮州長史父□□□□□□□□□□□□□□□□  
□□□□□鄉里咸謂□高□□□□□□□□□□□□□□□□

夫人則

府君之仲女也未笄而柔和冰潔既髮

惟□□蘭馥由親族□□黨□□以□□也□□□□而  
闈中□於富春孫氏子以□□□□□作□□婦□□媒  
□□□□□□□□□□□□□□□□□□□□□□□□□□□□  
夫人□得以□□□□得□

配闈而闈慈□仁□繩闈也□糸闈奠闈三人長日□

□娘闈以闈

□墳峨峨□山之旁懿德美行不隨□□高山有□雕

卷之二

三

琢無妨□□□□之□□□□□□陵谷改張此石  
若出斯文□昌

定慧禪師碑

碑高八尺八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六  
行行六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鄆縣

唐故圭峯之慧禪師傅法碑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裴休撰并書

金紫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柳公權篆額

圭峯禪師号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 釋迦如

來三十九代法孫也

釋迦如來在廿八十年爲無

量人天聲聞菩薩說五戒八戒大小乘戒四諦十二緣  
起六波羅密四無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力四無  
畏十八不共法世諦第一義諦無量諸解脫三昧惣持  
門菩提涅槃常住法性莊嚴佛土成就衆生度天人教  
菩薩一切妙道可謂廣大周密廓法界於無疆徹性海  
於無際權實頓漸無遺事矣取後獨以法眼付大迦葉  
今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  
薩也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  
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

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迎葉至達摩  
凡二十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琮琮傳信信傳忍爲五祖  
又傳融爲牛頭宗忍傳能爲六祖又傳秀爲北宗能傳  
會爲荷澤宗荷澤於宗爲七祖又傳讓讓傳馬馬於其  
法爲江西宗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  
又傳東京照圓傳 大師大師於荷澤爲五世於達摩  
爲十一世於迎葉爲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

大師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偶謁遂州遂  
州未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  
而無覺欣然慕之遂削染教受道成乃謁荆南荆南曰

傳教人也當盛於

帝都復謁東京照照曰菩薩

人也誰能識之後謁上都花嚴觀觀曰

毗盧花藏

能隨我遊者共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三章深遊義趣遂傳圓覺在漢上因病僧付花嚴句義未嘗聽受遂講花嚴自後乃著圓覺花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法界觀行願經等疏抄及法義類例禮懺脩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摠而敘之并酬荅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異物我而獨運矣議者以大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



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爲  
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万法之摠也今而爲戒之  
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万行万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  
嘗違万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憇諸法哉且如  
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順  
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万法之所生而  
不屬於万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  
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  
軌跡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  
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

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  
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  
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  
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  
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迂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  
爲大士故 大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淨爲正  
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劍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  
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  
貧女則訶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 吾師耻  
之三乘不興四令不振 吾師耻之忠孝不並化荷擔

不勝任 吾師耻之避名滯相匿我曾惕 吾師耻之  
及違違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  
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  
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敬接雖鶩假不怠於叩勵其以闡  
教度生助 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 大師之法者貪  
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  
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  
子同入其法兮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  
家爲近住者有出而脩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  
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

袂而至冥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真

如來

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  
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爲  
知大道之所趣哉 大師以建中元年生於世元和二  
年印心於圓和尚又受具於拯律師大和二年 慶成  
節徵入 內殿問法要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

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聖滅於興福塔院儼然如生容  
貞益悅七日而後遷於函而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  
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初得  
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

歸今患斂而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歲六十  
二僧臘三十四遺戒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真靈永  
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死後舉施更犬焚  
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  
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  
我弟子今

皇帝再闡真宗追謚之慧禪師

青蓮之塔則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踞且使其教  
自爲一宗而學者有所標仰也門人達者甚衆皆明

如來知見而善說法要或巖穴而息念或都會而  
傳教或新臂以酬德或白衣以淪跡其餘一礼而悟道

終身而守護者僧尼四衆數千百人得其氏族道行可  
傳於後者紀於別傳休與

大師於法爲昆仲於

義爲交友於息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故得詳而敘  
之他人則不詳銘曰

如來知見大事因緣祖祖相承燈燈相燃今光並照顯  
說密傳摧邪破魔證聖證賢漸之者入頓之者全孰紹  
孰興圭峯在爲甚大慈悲不捨周旋以引以翼恐迷恐  
顛直示心宗傍羅義筌廣收遠取無弃無捐金湯魔城  
株杌情田銷竭芟伐大道坦然功高覺場會盛法筵不  
染而住淤泥青蓮性無去來運有推遷順世而歎衆生

可憐風霧晚野□□夜□□□而去溺者誰前巖崖荆  
榛阻絕危懸輕錫而過踏者誰肩不有極慈孰能後先  
吾師何憂復建槁舩法指一靈徒餘三千無負法恩  
永以軋軋

□□□□□□□□府兼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  
行內侍省內滿者監□□□□□□食邑三千戶王  
元宥施碑石大中七年正月十五日兼 奏請塔額

謚号當日

下

大中九年十月十三日建 鐫玉冊官邵建初刻字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跡無足

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集古錄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于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爲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行有殊法則一卽四語已盡之是時柳誠懸以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欲有效于密也書法亦清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裴能知密爲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沒後爲于闐王子書姓名于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于此俟耆宿質之

鼻州山人稿



柳書名噪一時視公美固在鴈行裴博綜教相通徹  
祖心手書藏經五百函序諸疏論固是宰官禪那其  
父中明肅越州觀察使又建龍興大佛殿先是越州  
沙門曇彥同許詢造塔未就詢亡彥師可百二十歲  
猶存岳陽王將撫越彥曰元度來也時詢亡已三十  
餘年弟子疑其耄忽岳陽果至以誌公密示先造彥  
彥遙召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岳陽曰  
弟子蕭管何呼許元度彥曰未達宿命拉入室席地  
以三昧力加被岳陽忽悟前身造塔事宛若目前因  
重新二塔衆以殿事請彥曰吾緣力未二二百年後

以待非衣刻石記之及裴至期應不爽遂爲建殿觀  
此則裴公再世皈依宿因故碑能爲其家言復無精  
詣何也

金石  
史

金禮部尙書趙秉文自號閒閒遊草堂寺詩五首寺  
僧刻之石首篇云下馬來尋題壁字拂塵先讀草堂  
碑平生最愛圭峰老惟有裴公無媿辭五詩可頌字

尤佳

來齋金石  
刻考略

右圭峰碑在西安府西南八十里草堂寺後東向石

金石

自迦葉至達摩廿八世達摩傳可傳璨璨傳信信

傳忍爲五祖忍傳能爲六祖可卽慧可信卽道信忍卽宏忍宏忍與道信并居蘄州雙峰山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贊寧高僧傳稱宏忍七歲至雙峰道信密付法衣號爲東山法門者是也六祖本住寶林寺後刺史辛據命出大梵寺辭往雙峰曹侯溪故六祖時亦稱爲雙峰和尚所謂曹溪宗者是也宏忍旣傳能爲南宗又傳秀爲北宗其弟又各以其師爲六祖秀之弟子普寂爲七祖王縉大證禪師碑敘達摩歷傳及大通大通傳大照大通卽秀大照卽寂也後能宗衰而秀宗盛惟會以能門高弟直入東都與

北宗相抗獨孤及三祖碑所謂曹溪頓門孤行嶺南  
秀公師弟兩京法主三帝門師帝王分坐后妃臨席  
惟荷澤會公致普寂之門盈而復虛能祖宗風于斯  
不振者以此秀宗盛于開元會乃復于天寶至貞元  
十二年勅以會爲七祖北宗自是遂無所聞矣會亦  
稱神會如卽法如如之弟子爲惟忠惟忠卽荆南張  
也文又云師初謁遂州繼謁荆南謁東京後謁華嚴  
觀觀卽澄觀唐時所稱清涼國師我

朝雍正十二年特封妙正真乘禪師者也師本不識觀  
後遣人持書以門人禮通之觀答書有云伯牙絕弦

仲尼傾蓋矧乎不面而傳意猶吾心其自作圓覺經  
論序有云叨沐猶吾之納謬當真子之印者卽指其  
事文斐休撰其圓覺經論書前亦有休序傳次師事  
與此略同

關中金  
石記

右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禪宗自神秀慧能分南北  
二支而曹溪之教但行於嶺外迨荷澤會公說法西  
京而南宗始盛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值遠  
州圓圓傳宗密密又得上都澄觀師華嚴疏而好之  
遂兼通禪教爲人天師所著禪源諸詮集起信論起  
信論鈔原人論圓覺經大小疏鈔具載唐書藝文志

卽圭峰也碑敘六祖之傳惟荷澤江西二宗而不及  
青原蓋其時青原之學尙未大行厥後曹洞雲門法  
眼出乃尊青原與南嶽竝而祧荷澤爲旁支細流之  
盛衰亦有數焉其二云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  
萬行與濂溪一實萬分是萬爲一之說頗相似

潘研  
堂金

石文  
跋尾

舊唐書裴休本傳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而不  
載充集賢殿大學士按之此碑兼禮部當爲兼戶部  
至於傳載十年罷相是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攷  
碑之建立當大中九年已書此階然則史文繫於十

年冬者誤也休嗜浮屠講求其說演法附著數萬言

習歌唄以爲樂

新唐書本傳文

今碑稱定慧所著經旨書偈

議論皆謂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其推

演禪趣亦云至矣碑書号不從虎避諱故也史稱休

書楷道媚有體法觀此碑信然

投堂金石跋

案末行有府兼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驍  
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施碑石三十字與  
第三十五行重出疑是模刻者

碑昶自爲墓誌

石高三尺廣二尺一寸二十七  
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孟縣

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  
韓昶自爲墓誌銘 并序

昌黎韓昶字口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幼  
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口記書至年長不能  
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  
字卽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  
爲授詩時季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  
不及之能以所問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荅受詩未通  
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  
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



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  
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  
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 柳公公綽鎮

邠辟之試襲文館校書郎

相國竇公易直辟爲襄

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  
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宇之體  
與官同異 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

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固與俗乖不得官

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  
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 養爲便除別

駕檢校禮部郎中

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

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于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益州河陽縣尹村娶

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叅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紘舉進士女四人曰茱曰谿曰璫曰著在室

曾祖獻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

祖仲卿祕

書省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

父愈吏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謚曰文公銘曰

噫韓子

噫韓子

世以昧昧爲賢而白黑分

衆以委委爲道而曲直辨

生有志而卒不能

豈命也夫

豈命也夫

孤子口書并篆

劉昫唐書韓愈傳云昶亦登進士第昶自述其  
為張籍樊宗師所賞及為柳公綽牛僧孺辟薦終于  
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也昶之孤陋至以金根車  
為金銀車為時所譏碑中自云其文中字或出經史  
之外焚讀不能通其誇甚矣又云稍長愛進士及第  
見進士所為之文與樊不同遂改就從之欲中其彙  
年二十五及第豈唐時制舉之文已與著作家不同  
邪碑刻三代名銜及後有孤子口書丹篆口其字漫  
滅似是親字云葬孟州河陽縣尹邨者今孟縣城西

五十里蘇家莊卽古尹邨莊南土山有塋周圍數里其東南有冢甚高餘諸冢稍卑俗呼尹丞相墳萬歷間盜掘一小墓得石棄荆棘中樵夫負去將爲砧或告于官驗之乃祖墓志也遂封其墓而置其石于韓愈祠壁中近人劉青黎述喬騰鳳說如此因作孟縣

韓文公墓考謂大塋卽愈墓也

中州金石記

韓君誌舊傳爲盜發出之土中向置文公祠某年郡守移于府城賴馮魚山募役夫輦回俾還舊所亦一快也誌文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韓文考異符讀書城南詩樊注云

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  
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今證以此詩  
小名曰符又知符因地取名其自爲紀寔益不可沒  
如此誌云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  
文公贈張籍詩所云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又召  
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備悉與隱合當爲五百家注所  
未及然則金石之神益豈小補哉誌又云受詩未過  
兩三卷便自爲詩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攷東野  
集喜符郎詩有天縱于此益徵昶不獨爲孟生所奇  
矣而舊說謂公子不慧如李綽尙書故是及韋詢所

錄劉賓客佳話錄則多忌者之誤也文出之韓君自撰其敘事簡質信不負其家學故余悉著之以示來者勿爲君口實也

投堂金石跋

右韓昶自爲墓誌銘四旁鏤鏤花紋石旣堅厚完好書亦工楷可觀按縣牘略云誌石於前明萬歷年間自孟縣北二十里蘇村卽古尹村韓王壠前出土當時韓文公裔孫得之藏於家至於國朝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鏡以孟縣卽古河陽地爲韓文公故里因飭府縣查取後裔入告請襲五經博士其時裔孫韓法祖以其七代以下宗圖呈閱并稱戶編

儒籍世耕祀田官支祭麥更有家藏別駕此誌石刻  
可據經田撫核實 題奏後經部議以引例失當

未得准行至乾隆元年文公裔孫韓法祖再行呈請  
照周程張朱之例懇准襲五經博士經巡撫富某批  
飭府縣及學官再行核覆皆以家藏誌石可據申報  
遂得再 奏仰蒙

聖恩俞允

欽賜世襲五經博士奕葉昭垂光於今古誠千載一時  
之遺際也謹按韓文公新唐書以爲鄧州南陽人至  
朱文公始以爲河內之南陽而更引董道說謂公爲

河內之河陽人又引公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及女挈  
墳銘所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及張籍祭公詩所謂  
舊塋盟津北者以辨之其論臆矣然朱文公此考未  
又云然則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可疑者是朱文公  
或以公所謂墳墓者爲在修武矣是以後人作修武  
志者皆載韓文公爲修武人與作昌黎縣志者據舊  
書載公爲昌黎人其說皆堅持而不下而不意千載  
之下此誌迺出於孟縣尹村韓氏祖塋之前因以知  
韓公所謂往河陽省墳墓者確在此地而公之爲唐  
河陽縣人今孟縣地灼然無疑卽朱文公之考亦得



此誌出而更以補其未逮蓋修武與孟縣實近使非  
有誌石出於孟縣則謂公爲修武人亦已得其十之  
七八不似新書謂爲鄧州南陽人者去而千里也然  
究未若河陽之爲的茲則公之祖墓因此誌而得其  
實而公之爲河陽人又因祖墓而得其實是實皆因  
此誌而得也然其石雖出而未大顯於世至 本朝  
重道崇儒正學昌明之日而公之裔孫乃得抱其石  
而上邀

殊恩而垂麻千載則此誌之出其所關豈特尋常之末  
而已哉石今在城南內韓文公祠堂壁間雖稍有損

剝然所謂葬孟州河陽縣尹村者其蹟固灼然其見云 又按此誌爲別駕次子縉書其名正當石損處塌觀幾不可辨幸石在左近就日細審乃辨得之尤足快也再洪興祖所作韓文公年譜謂公之孫衮字獻之咸通七年狀元及第者蓋卽此誌所載縉之弟縉當以衮縉音同而後易其字體耳

孟縣志

按此石題曰韓昶自爲墓誌銘而文中卒葬月日皆具殆預爲文于前而卒後孤子書石時增敘卒葬月日也誌于名某字某之下有傳在國史四字昶位不甚顯又無大事功國史未必爲立傳卽或

有傳安能自知之而預書于誌銘之首且于上下

支氣亦不貫注顯係其子增入之語也誌云生徐

之符離小名曰符元和郡縣志符離本秦舊縣漢

屬沛縣

漢書地理志沛郡領縣三十七符離莽曰符合

高齊時屬睢南郡

開皇三年罷符離縣屬徐州爾雅曰莞符離也以

地多此草故名按此則符當从艸今从竹太平寰宇記元和四

年正月以徐州符離之地南臨汴河有通橋為舳

艦之會乃以符離蘄州併泗州虹縣三邑立宿州

大和四年正月宿州廢三縣各還本州七年復置

卽虹縣之地後復移理符離據此則符離縣元和

以後隸宿州以前正屬徐州也韓昶卒于大中九年  
年年五十七推其生在貞元十五年新唐書韓愈  
傳汴軍亂乃依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  
推官舊書張建封建封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  
史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  
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  
如歸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  
年建封卒則是十五年昌黎尙在徐州而昶生也  
誌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把筆猶言握筆也  
把筆二字始見于此

昌黎集石鼎聯句詩序又謂  
劉曰把筆來吾與汝說之此

別是一義  
與誌不同

又云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能

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年十一二樊宗

師大奇之視一旦爲文其文中字樊讀不能通云

云蓋張樊二子爲昌黎所稱故韓昶並舉之以自

譽其詩文也然如文苑英華唐音統籤之類皆不

見其詩文則其佚久矣誌云年至二十五及第釋

褐柳公綽鎮邠辟之舊書公綽傳寶歷二年授公

綽邠寧慶節度使初年二十五爲長慶三年明年

居父喪故其就邠辟在釋褐後三年也誌云相國

賢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舊書易直傳大和二年

十月易直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是  
又在就邠辟之後二年也誌云相國牛公僧孺鎮  
襄陽以殿中加支使舊書僧孺傳開成四年八月  
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又在辟從事之後十二年矣誌云久寄襄陽以  
祿養爲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  
襄陽別駕所謂祿養者養母也丁艱亦是母喪誌  
特未晰言耳誌云娶京兆韋放女放無傳惟世系  
表韋氏南皮公房光乘之孫儼之次子放當卽其  
人而無官位也未云曾祖叔素祖仲卿父愈云云

敘先世子誌文之末亦一例也世系表載徽素仲卿官與誌同兩書愈傳不載徽素而于仲卿則新傳云爲武昌令舊傳云無名位皆與誌不同

霍夫人墓誌

石高廣俱三尺二寸三分三行三十餘字至四十一字不等行書在孟縣

唐故劉氏太原縣君霍夫人墓誌銘

并序

朝散大夫前守彭王府諮議參軍上柱國周遇撰

天地之大德曰生劉柔之毓質曰性盛衰相攻存亡凌替理達希夷之旨竟歸終極之原至若生有令淑而顯茂則紀述而銘焉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

寺伯致仕彭城郡開國劉公夫人霍氏廿系文之詔也  
當周之興封建子弟因而氏焉其後代變時移今爲京  
地居人也皇父晟將仕郎守家令寺藏署丞公孝履資  
身恪勤蒞事歷官秩而益著勤瘁之名奉

春儲

而出納之功無愆幸以慶鍾德門是生愛女 夫人

卽丞公之長女也 夫人幼聞詩禮早肅端姿齋潔

持心溫柔飾性霜松比操寒竹孤貞閨門悅悱之儀晨

昏 問安之禮皆生之矣榛栗告脩將移他族遂適

彭城公百兩之後一與之齊嚴奉舅姑敬恭戚族

服澣濯之衣儉而達禮遵婉婉之教婦道日新飾其德



而不飾其容嚴其家而不嚴其身名同 夫貴德與

家崇寵錫降封太原華邑 昔公謂曰我以代傳鍾

鼎門蔭蟬聯 先開府秉左廣之權 吾令

弟統右護之帥朱紫赫奕揀芻鱗敷者四人而志忠於

國孝於家學大戴禮諷毛氏詩堅白自持秋毫無隱功

備史冊銘在景彛戒滿盈而慕沖謙弃軒冕而好踈逸

功與名皆全矣而思內則雍穆吾心至矣 夫人結禱

作配世三年履正居中其道益彰洎浙右歸 闕累移

星歲頓攝乖且寤成沉痾 夫人侍執湯藥儘奉飲

膳所舉者無不親嘗不顧寒暄不離座隅日月迭居近

于二載 夫人自此憂恙亦已成疾 先常侍奄從

薨逝祭祀蒸嘗不失如在之敬至於卜遠之日疾將就  
枕諸孤曰違裕若是豈在力任 夫人曰吾逝生死

同塵何愛身命一問泉壤永爲終天但無虧於節義豈  
望苟自偷安踴哭而往畢遂其志爾來日遵綿悞針醫  
不減遷至弥留以大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終于米庭  
里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嗚呼人之所貴者福與壽積善  
既昧於徵應隙光難駐其簷楹青春路遙白日將謝粧  
樓儼設玉匣漸見其塵封暫影忽飛夜臺已知其息處  
有子三人嗣曰復禮威遠軍監軍使行內侍省內僕局

丞賜緋魚袋仲曰全禮內侍省內府局丞充內養季曰  
伸禮皆才聞五美學瞻三冬孝敬承家忠貞蘊志愬戎  
而理遵約法專對而辯注懸河自鍾艱疾茹毒銜哀泣  
血絕漿回願晨夕因心之孝莫報其劬勞思 養之

情徒悲於風樹以明年正月廿九日祔葬于萬年縣龍  
首鄉 先常侍塋西禮也遇奉 命述敘敬爲銘曰

夫人懿德 蘊其明識 端姿潔朗 惠質柔直 工

循內範 容無外飾 玉鏡孤光 玕瑤潤色 問名

成禮 作合君子 四德道隆 九族稱美 門崇昇

列 功高嶽峙 津及華封 輝光青史 雲路碧落

霜折瓊枝 其往如慕 其返如疑 龍首之堤

滄川之湄 魂遊九原 與 公同歸

誌文過爲溢美無實可紀惟以其書夫人之夫官行  
內侍省內侍伯有子三人其長復禮威遠將軍監軍  
使行內侍省內僕局丞仲全禮內侍省內府局丞充  
內養皆與百官志合而充內養不見志文又父子三  
人官同一內侍省必以宦者取婦而假子並領此局  
任耳誌文云霍文之韶也韶卽昭字轉訛授堂金  
石跋  
按誌書世字避諱作廿珉字避諱作珉至其父晟  
而加以皇字自稱其弟曰吾令弟皆謬也皆生之

矣之當作知遠裕若是裕當作豫皆誤字

鄭過夫人崔氏合祔墓誌

石高二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五分二  
十六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濟縣

唐故滎陽鄭府君 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叅軍秦貫撰

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回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

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為首冠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結迹

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于 唐

春秋實鄭氏為衣冠之泉數也 高祖世斌 息

左司郎中礪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曾祖儼嘉 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

祖有常 皇吏部常選襲爵新鄭縣開國男 烈考

探賢 皇衛州昌樂朝城革縣令 府君諱遇字

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  
有倜儻之志長膺懷奇之名不苟譽以求容每親仁以  
竭愛爲中外模範爲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  
涵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雖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  
羞先 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 夫人

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  
讓得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

詩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好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  
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婦一也未亡之歎孀齡杳  
然玉沒何先蘭凋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  
於淇隩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廿  
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号載於舊記  
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頂  
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珮早亡次曰瑾次曰玘次  
曰璿次曰琬或繼以遺芳克修至行銜復茹毒追攀罔  
極將營護空泣告於業文者爲之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 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 允

文武兮書劍名揚 藎儀度兮閨門譽長 珠沉玉沒  
兮人誰靡傷 桂殞蘭凋兮口泣摧香 垂脩名兮允  
謂不亡 傳盛事兮多載彌光 聽悲風兮松韻連崗  
刻貞石兮永志馨堂

此卽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  
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而志  
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

金石文  
字記

按墓誌爲唐衡州司法叅軍秦貫撰載古文品外錄  
陳眉公云得之黎人廢塚間且爲會真記辨誣夫名  
姓偶合誣之固不可辨之亦枝指也

新鄭  
縣志



碑云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懿隰二州刺史新鄭縣  
開國男曾祖元嘉皇新鄭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  
國男按宰相世系表鄭氏有世斌左司郎中子元嘉  
長水令頗與碑合碑下云祖有常烈考探賢府君諱  
恒子曰瓊曰瑾曰玘曰璩曰琬此世系表所無世系  
又有恒爲守忠之子在前數十格不知何故又云鄭  
之先周皇封舅之地且至以皇爲王負瓊奇之名以  
聚爲壞大謬卽後人僞爲之亦必有舊文可据何爲  
若此又一碑文字悉同府君諱恒恒字作遇恐後人  
得鄭遇碑改爲鄭恒以銜世者二碑俱在濬縣曠園

雜志云鄭恒暨夫人崔氏合葬墓在洪水之西北五  
十里成化閒洪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纂志  
銘在焉犁人得之驚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  
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  
邑治或傳此志銘又于康熙初年崔氏見夢于臨清  
州守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據此則碑不識何時  
移至濬縣臨清之說尤屬傳謠不足信也

中州金石記